

# 新诗选读 111 首

周良沛 选编

花城出版社

# 新诗选读 111 首

周良沛 选编

花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 袁宝泉

封面设计 于少文

**新诗选读111首**

周良沛 选编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1插页 100,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200册

书号 10261·248 半精装定价 1.10元

## 目 录

序.....	周良沛	1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10
炉中煤.....	郭沫若	11
骆 驼.....	郭沫若	12
相隔一层纸.....	刘半农	17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	18
卖布谣.....	刘大白	22
渴杀苦.....	刘大白	23
死 水.....	闻一多	27
静 夜.....	闻一多	28
洗衣歌.....	闻一多	30
沙扬娜拉.....	徐志摩	36
海 韵.....	徐志摩	37
偶 然.....	徐志摩	40
但丁墓前.....	王独清	43
玫瑰花.....	王独清	44
弃 妇.....	李金髮	48
雪 中.....	冯 至	52
饥 兽.....	冯 至	58

人皮鼓	冯 至	55
孤 泪	殷 夫	61
无 题	殷 夫	62
我喜欢裸体	胡也频	67
求 怒	胡也频	69
雨 巷	戴望舒	73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	75
示长女	戴望舒	77
老 马	臧克家	83
有的人	臧克家	84
花 环	何其芳	88
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何其芳	89
唢 呐	李广田	94
我们的歌	李广田	95
断 章	卞之琳	99
一个和尚	卞之琳	99
侧关尼	严 辰	104
夜航船	严 辰	106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田 间	110
坚 壁	田 间	111
乞 丐	艾 青	114
我爱这土地	艾 青	115

礁 石	艾 青	116
夜	贺敬之	120
三门峡——梳妆台	贺敬之	121
孤 独	冯雪峰	127
雷击死者	冯雪峰	128
蝈蝈，你喊起他们吧	魏 巍	182
好夫妻歌	魏 巍	183
肉 搏	蔡其矫	189
船家女儿	蔡其矫	141
囚 歌	叶 挺	144
我的“自白”书	陈 然	147
无 题	阿 塼	150
泥 土	鲁 莉	153
杜鹃花	冀 汝	155
铁栏与火	曾 卓	157
我遥望	曾 卓	159
巷	杜 谷	162
憎 恨	绿 原	165
凯撒小传	绿 原	166
爱	牛 汉	169
头 发	苏金伞	172
号角在哭泣	青 勃	178

发票贴在印花上	袁水拍	181
无 题	邹荻帆	186
小小的海鸥	邹荻帆	187
共 伞	邵燕祥	191
沉默的芭蕉	邵燕祥	192
枪给我吧!	未 央	196
驰过燃烧的村庄	未 央	198
舞会结束以后	闻 捷	202
三月羊鼓	傅 仇	206
轻! 重!	白 桦	210
邮 罂	柯 原	212
天与海	朱 丹	215
夏 夜	朱 丹	215
运杨柳的骆驼	公 刘	218
上海夜歌	公 刘	219
难老泉	公 木	222
风 砂	阮章竞	225
冬天里的春天	阮章竞	227
敌后催眠曲	萧 三	233
倔老婆子	张志民	237
自题小照	张志民	238
花 店	李 瑛	241

敦煌的早晨	李瑛	248
洗面纱	陶怡	247
水乡行	沙白	251
甘蔗林——青纱帐	郭小川	255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	259
乡愁	余光中	267
摇摇民谣	余光中	268
西瓜的版图	罗青	272
如歌的行板	痖弦	274
红豆	张错	277
扬眉剑出鞘	王立山	280
回答	北岛	282
哄小儿	流沙河	286
中秋	流沙河	287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	290
重量	韩瀚	294
只因	朔望	296
最后的飞翔	宫玺	300
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	黄永玉	302
心歌	胡昭	305
赠友人	吕剑	309
夜思	雁翼	313

摇篮的梦.....	雁 翼	314
梦 话.....	石 天 河	318
是 不 是 —— .....	柯 岩	320
初 雪.....	柯 岩	321
寄 所 思.....	金 克 木	324
雨.....	雷 抒 雁	329
驮 炭 的 毛 驴 走 在 山 道 上 .....	叶 延 滨	331

## 序

本来，鱼目就是鱼目，珍珠就是珍珠，论价值，两者无法相比，也不好相混；可是鱼目混珠的事，过去和现在都是有的，就象非诗充诗的事，在我们生活中毫不新鲜，成为败坏新诗声誉的大敌。

什么是诗呢？有许多理论家给它从不同的角度写下明确的定义。可是许多好诗往往不一定符合这些条条框框。每一首真正的诗，都应该是诗人一次新的艺术创造，是自我，也是诗的一次崛起。创新，就象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在沸腾艺术的生命。

公式是死的，艺术是活的，这就是艺术之所以是艺术，艺术之所以有生命。

许多伟大的诗人，其惊世的巨著是在青少年时代完成的。他们一开始就从这种文学最难

的样式——诗入手，并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心灵具有诗的合金中一大重要的矿藏——天真。有人因此误以为诗是最易驾驭的艺术，提笔浅试，当然应该，视为游戏，倒是真正的幼稚。

所以，有不成其为诗的分行文字充当为诗的事情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既有人在各方面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却以其独具的、纯净的、未经世故的天真与诗契合，写出诗，甚至写出好诗；也就有人附庸风雅，摇头晃脑地写些所谓的“诗”以卖弄“天真”。诗珠被鱼目混充的事，即使不是比比皆是，也非绝无仅有。

其实，并不一定需要说出多少玄奥的道理，人们以其朴素的感情就能接触、感应、理解诗的。有时就凭第一眼的直觉，可以作出很准确的判断，分出诗珠与鱼目。涉及具体作品，其艺术风格并非每篇都是朴素的，或者一定得朴素才行。但它诗的天真却与人们朴素的感情最易互相感应，以至相印的。这也就是诗既是文学中的文学，又是最易与人相通的艺术之故吧。

诗人们因各人对人生体验的深浅、艺术修养的高低的不同，不仅相互间有个水平差距，就是出自同一人笔下的作品，在同样严肃的创作态度下，由于各种原因，篇什之间，仍然会有水平的差距。

当前，新诗出版不景气，青年诗歌爱好者、学校的教师迫切要求出版社，为普及新诗欣赏，有稍加注释的选本出版。接受了这项委托之后，深怕有负出版社的信任而不安，只有以前面说到那种对诗的第一眼的直觉，在我能够接触到的新诗当中，选注了这本诗集。虽然难免有偏爱，却不愿有偏废。

新诗已有六十年的历史，涌出了许多著名的诗人与名篇。这两年，听说有人发表了首诗就讲：“中国过去没有新诗，新诗是从我开始！”有的已忙于为自己在诗坛的明星中排座次，数老二老三，看来，真是无知又可笑。若新诗真是今日从某某开始，民族的悲剧决不能说明他个人的“伟大”；若这是“伟大”，也是可悲的“伟大”。这个选本，不能显示新诗成就的十分之一，新诗本身，却有极其光辉的六十年。在“百花齐放”的今日，读者对“五四”后新

诗诸艺术流派的了解怀有特别的兴趣，要满足这一兴趣，这对一本价廉（这就限制了篇幅）能普及的选本是很难办到的，明知不讨好，也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硬着头皮干。

六十年，是半个多世纪，从历史看，又只是人类历史短暂的一瞬。从文学史的观点看，不仅这六十年内的诗人，就是再过若干个六十年的诗人，也属同代人。可是，从任何一位新诗运动的当事者看，就在这历史的一瞬，诗坛沧桑却是春秋悠悠，无法将半生当一瞬。不管怎样，过去的又总得把它交与历史吧，作品在其中也就无法避开时间的冲刷。

某些时候对有的作品的争议，各执一端的狂热，经过历史的冷却之后，散去偏激的雾氛，人们可以更清楚的看清它本来的面目，对它作出评价。

某些时候由于各种非诗的原因加于作品的褒贬，经过时间的过滤，人们也就可以在剔除那些非诗的杂质后再看诗。陶渊明，今日谁也不会怀疑他是我们民族当然的大诗人。而钟嵘的《诗品》，只把他列为中品诗人，说他的诗缺乏文采。直到几百年后，他的诗歌的价值才

得到有力的肯定，被视为民族诗歌杰出的代表之一。而《诗品》中列为上品者，当中有许多人已为时间淘汰，无法作人们心中的上品诗人，有的甚至已不为人所知了。唐代的岑参，后人推崇他的边塞诗与他生前赢得诗名的作品也是不同的。新诗的历史还短，但相似的情况，还是可以见到。

对过去的作品，无疑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给以应有的位置。时代，是诗的摇篮，六十年的风云变幻，苦难、斗争和胜利的乐忧，都不可能不与诗相联。在病态思潮中的“时髦”作品，对不需要感染病态的人，虽然也需要认识它，总不能用它当精神维他命；在庸俗社会学盛行时哄抬的诗歌“珍品”，带给它喝彩声的原因，恰恰是葬送它的致命点；有的作品，带着新诗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的特点与不足之处，可能是并存又鲜明的。今日的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对新诗的发展的感性知识，并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欣赏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今天，人们对诗歌是否要为政治服务这一问题，不论有着怎样的争论，得出怎样的结论，都得承认诗，以至整个文学艺术，都不可

能不去反映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从大的方面讲，生活的变化，个人的沉浮又往往与政策、路线相关，作品对生活作出反映时，它就不可能不对生活中的政治表态，有它的倾向性。中外古今，许多名诗也是以它强烈的人民性而永垂不朽的。但它们首先是诗，而不是让诗去当作政治图解和“倾向性”的标签。这几年，某些为诗坛颇带来点热闹的作品，有的时不过数月，就再也无法拿出来看，这该是我们很好汲取的教训。前者，不朽于诗，后者，在它不是诗。

凡此种种，读者对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无非是在它经过时间的过滤后，剔除那些非诗的杂质再看，决非承袭、延续过去各种非诗的原因加于它们不切实际的褒贬，或因人论诗，或因人废诗。那样，既不是以读诗的态度读诗，更是反历史。屈原、李白、荷马、莎士比亚等等大师的巨著，能代代相传，能深入人心，并非在人们一种特别的历史眼光下看出的效果，而是靠艺术本身的生命长青。无论过去或现在的作品，都得它先是诗，才能摆在诗的位置让人以历史的眼光去看，或以现实的

要求去评。否则，只能将它存入历史博物馆，这样，也就褒贬皆宜。

我是这样读诗，自然只能这样选诗。我自己从少年时就学习试写过诗，由于从小上学少，文化根基太薄，看生活看诗的眼光都太窄，为了突破与弥补自己这一弱点，我对诗的阅读范围又特别广，以至近乎贪婪。这使我作编辑与读者时，艺术趣味还不单一。新诗六十年的成绩很大很大，作品又很多很多，从这个角度看，应入选的作品真是太多太多。偏偏篇幅又有限，这就特别为难人了。

为了能普及，书得价廉，只能选百首左右四五十行上下的短诗。这就既缩小了选的范围，也不得不割舍许多并不算长诗的名篇。一读难忘的长诗，如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死不着》、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高平的《大雪纷飞》、郭小川的《月下》、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以至这两年出现的青年诗人骆耕野的《不满》等等，我也请读者自己寻来读读。有的诗人，要选出他规格在五十行左右的作品，

往往是不能代表诗人水平的长短句，拿他们那样的作品介绍到读者面前，虽是好心也会成为对诗人实在的歪曲。我更不必为多凑几位诗人的名字在书上出现以求全面煞费苦心。

过去，有过一本抒情短诗百首出版，一人选一首，百首百人。新诗六十年中，有影响有成就的诗人当然不是这百人可包括，为此议论既难免，也不能不看到，这类选本都不可能从诗史的角度给人对新诗的成绩作个全面介绍。既是接受这样选的教训，同时，每人一律一首，读者对某些诗人的艺术风格，想从中获得一个粗略的印象也不可能。所以，我索性只选了六十几位的作品。其中叶挺将军及“四五”运动《天安门诗钞》的作者王立山，按一般习惯是不把他们列在新诗队伍中的。此外，既有在某些人看来名字不够响亮的新人，也有港台及海外诗人的作品，可惜这方面的资料缺乏，选得不够。这样，选的面，相对的讲，还没前者宽了。除了前面已经说明的原因，还因为据我所知，有的正在选编《新诗选》，《新诗300首》。那些选本，顾名思义，是担负着全面介绍新诗的重任的。同时，读者若认为这个选本